

SHIJIWENXUE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母 老 人 与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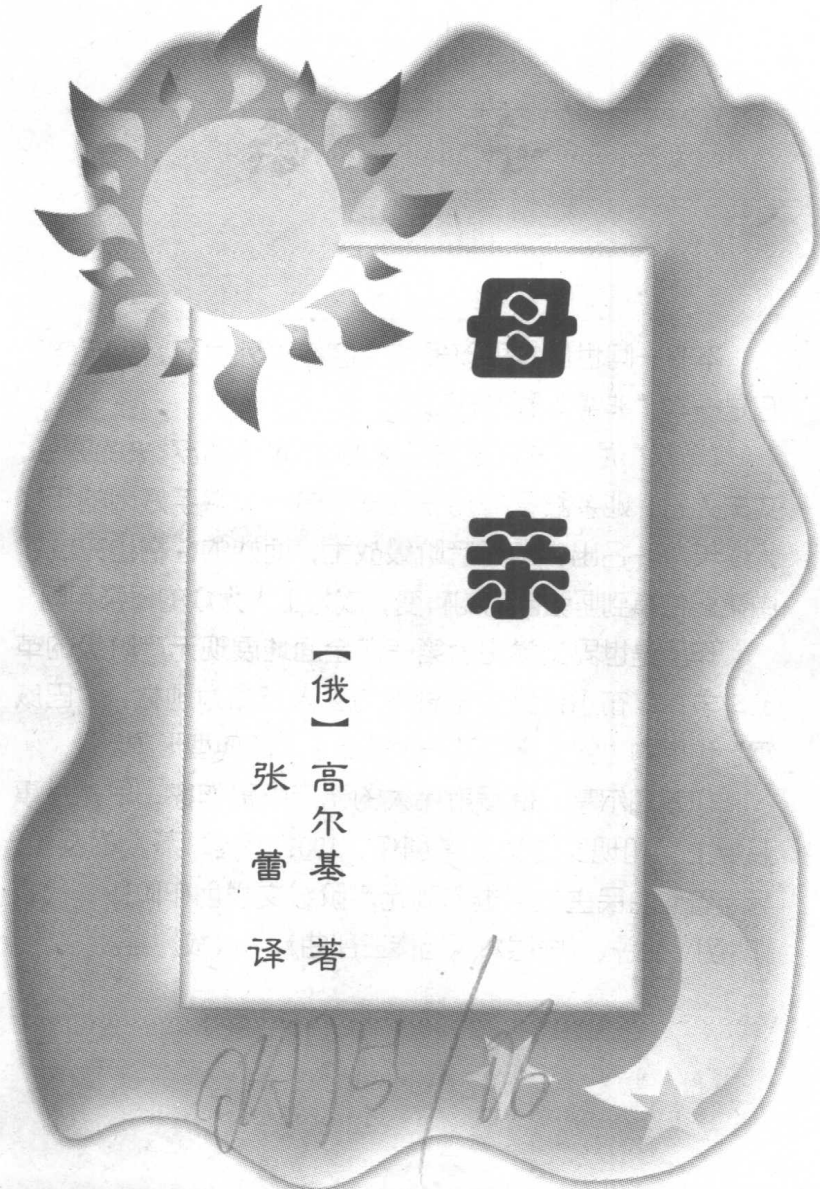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目 次

母 亲..... (1)

老人与海 (359)



母

亲

【俄】

高尔基

张蕾

译 著

导 读

本书一问世便立即以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列宁盛赞它是一本“非常合时的书”。

“母亲”尼洛夫娜是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的妻子，丈夫死后，她亲眼看着儿子巴威尔由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无产阶级战士，而她的性格也完成了由懦弱怕事到坚强自信的转变，成为工人大众的母親和同

作品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展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工人革命为题材，“巴威尔”也成为世界文学中第一个革命工人的典型形象。

作者高尔基，俄罗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早期从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1901年《海燕》的发表，标志着他由民主主义进入到无产阶级文学创作阶段，代表作《小市民》、《底层》、《自传三部曲》、《仇敌》等。

上 篇

一

每天晨光熹微的时候，在城郊工人区的上空就已经弥漫着那呛人的煤烟和油臭，工厂里的汽笛也震颤着争先恐后地轰鸣起来了。那从美梦中尚未清醒过来的工人们，伸着尚未完全恢复的疲倦的筋骨，神色抑郁地从床上爬起来，像一只只受惊的蟑螂一样，无奈地从阴暗潮湿、简陋低矮的贫民房里跑出来。

在凄凉暗淡的晨光里，他们汇集在一起，沿着那没有铺石板块的道路，朝着那一座座高大的鸟笼一般的工厂里的石头房子走去。泥泞的道路在他们脚下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他们粗野地叫骂，发出像未睡醒似的哑暗的声音，恶狠狠地盯着在远方工厂里那几十只油乎乎的、冷漠自信的眼睛。

工厂里那机器笨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怒吼声，噪杂着打破了清晨平静的天空。高高耸立的黑乎乎的烟囱，宛如巨大的手杖在城郊的上空威严地注视着那扑面而来的工人们，并发出那种肃然可怖的声音，阴沉地威慑着周围的一切。

每当日暮西山，落日的余辉映照着每个工人们那阴暗房屋的窗户，发出一种忧伤而疲惫地微光，忽隐忽现地从这家窗户移到那家窗户时，工厂又仿佛投掷无用的矿渣似的，把那些工人从它那石头一般的胸膛里迅速地抛扔出来。

工人们懒散地沿着来时那泥泞的大街往回走着。煤烟熏得漆黑的面孔无奈地惨笑着，饥饿的牙齿缝里发出一声声失望的叹息。语调里有兴奋和欢喜、也有悲观和失望，虽然工厂里的苦工终于干完了，但

家里的一切又迎着他们。

整日的时光，人们的筋骨被工厂的机器榨取了它所需要的力量。每天如此，日复一日悄然逝去，他们日复一日迈进自己的坟墓。可是，他们光顾在烟雾弥漫中的小酒馆，体验歇息后的快乐算得上是一种奢侈的满足和享受。

每逢节假，他们都要睡到上午十点左右，然后，那些老实坦诚、拖家带口的人们，都穿上比较干净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他们边走边埋怨年轻人对宗教的冷漠。他们从教堂回来以后，吃过馅饼，又躺下睡觉——直到傍晚。

长年累月的劳动，早已经破坏了他们正常的饮食习惯。他们还拼命地喝酒，用伏特加来刺激胃口，权当吃饭。

夜深以后，他们有的穿着套鞋，有的拿着雨伞，即使阳光明媚、无风无雨的日子，也是这个模样，懒散地成群在街上逛荡。

他们聚到一起，总是说说工厂，谈谈机器，骂工头，他们的所有这些谈论，都是和劳动有关的事情。在如此乏味单调的日子里，他们偶尔也会发出一些肤浅的然而不乏闪光点见解。可是一旦回到家就同老婆吵闹，并且常常是拳打脚踢。

那些年轻的工人则去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举行晚会，并且拉着手风琴，唱着一些放荡肆意的小曲，过瘾的说些下流话，边跳边唱。这些劳累的人往往容易喝醉，于是满腹牢骚，顿时升起，妄图发泄。一旦有了这种时机，他们便抓住不放，就如同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哪怕是一些细碎小事，他们也像恶兽一般凶狠地撕打起来。经常是头破血流，有时会将人致残，甚至把人打死。

在他们日常交往当中，最多的则是那一触即发的怨恨之情。这种感情，同那无法恢复的筋疲力尽的劳动一样，经年累月而根深蒂固。他们这些人生来就从父亲那儿沿袭了这种灵魂的疾病，它如影子似的伴随其终身，直至带进坟墓，这使他们一生做出许多令人极端厌恶并且又毫无意义的可笑行为。

那些年轻的工人在休息日总是直至深夜才肯回家，他们扯破了衣服，全身沾满泥土，脸上带着伤痕，幸灾乐祸地夸耀自己殴打同伴的

情况；或是满怀屈辱和愤恨，甚至有的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显出一副可怜相，在街上委屈流泪。他们那垂头丧气的样子，简直令人讨厌。

有些时候，那些年轻工人中的小伙子也被他们的父母强行地拖回家去。父母们假如在某个酒馆里找到醉成烂泥的儿子，顿时破口大骂，挥舞拳头照着那被伏特加灌瘫的儿子狠命揍去。以后，他们把儿子拖回去，不得不让儿子们睡觉了事，因为第二天早晨，汽笛怒号如黑暗的洪流，冲过天空，还得叫醒儿子们去出工。

尽管他们对儿子很凶狠的揍骂，可是在老年人看来，小伙子的们酗酒和打骂完全合乎常理——因为这帮父辈年轻的时候，同样受父母的殴打同样地酗酒和打架，生活从来依旧——它平缓地像一条浊河流淌，日月交替不知何方。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日久、牢不可破的习惯所束缚，没有人想改变目前这种生活。每天所做所想的大都是老调重弹。因此有时候，也有外地人来到这座城郊的工人区。

最初，他们因是陌生人而引人注目，后来，听他们说起自己以前工作的地方，略微引发了人们一点表面上的兴趣。稍后，那些新奇便从他们身上消失了，于是他们就对大家习以为常，不再引人注意了。听了这些话以后，他们知道工人的生活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然而有时候，陌生人说一些从未听过的工人区的新闻，大家半信半疑地听着，不与之争论。他们说的那些话，在人们心里引发了模糊不清的焦躁和盲目的愤怒；在第三类人的心里，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有一种对于模糊事情的淡淡的期盼，为了驱散焦躁和不安，他们干脆喝下比平常多的伏特加酒。

工人区的人们看出那些陌生人身上的奇特东西的时候，就铭记于心。他们对于这些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怀有一种本能的警戒，生怕这种人在他们生活中投掷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以破坏苦难却还平安的生活习惯。虽说无聊，但是人们已经习惯忍受生活所给予的压迫力量，他们始终并不希望什么较好的变化，认为所有的改变只会加重压迫。

工人区的人们默默无语地离开了那些讲新奇事情的人。

假如这些人不能和工人区单调的人群沟通的话，那么，他们只好或孤独地留在工厂，或流浪他方……

这样生活五十年——人们就自然地死去了。

二

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是个毛发浓密、脸色灰暗、眼睛细小的人；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当他那双眼睛躲在浓眉底下看人的时候，时常带着猜疑和恶意的冷笑。他在工厂里技术领先，是工人区第一个大力士。他对上司态度粗暴，所以工钱很少。他每当休息日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也怕他。有时，大家伙想要揍他，但总是不成。符拉索夫看见有人前来找茬，便攥上石头、木板或者铁片，宽宽地叉开两腿，毫不出声地等待着来犯之敌。他那张从眼到脖子全长满黑胡须的嘴脸和毛乎乎的双手令人生畏。尤其是他细小并且尖锐的眼睛，好似钢锥刺人，凡是遇见者，都会感到他那般无所畏惧、毫不留情的蛮劲儿。

“给我滚开！孬种！”他低声怒骂，满脸的毛须里面露出又大又黄的牙齿。于是，原想着揍他的人们，又胆怯地离开了。

“孬种！”他们在他们的背后继续骂着，像挑衅一般伸直脖子仰起脑袋，两只眼睛露出钢锥一般锐利的冷意。又继续嚷道：

“来！想死的就滚过来吧！”

谁也是不想死的。

“孬种”是他喜爱的字词。虽然他的话不多，但是他用这两字呼唤厂主、警察，也用来唤喊老婆。

“呸！孬种！看不到吗？——裤子破了！”

有一次符拉索夫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把他拖出去，可是十四岁的巴威尔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斩钉截铁地说道：

“别动手啊！”

“什么？”父亲一边说，一边就像阴影渐渐逼近瘦高个儿的儿子
“受够了！”巴威尔大声说，“我再也不受了……”

他举起了铁锤。

“好吧！……”

他沉重地吐了一口气，补充说：

“唉，你这位蠢种！……”

在这事发生不久以后，他就对妻子说：

“往后甭再朝我要钱了！巴什卡能养活你了……”

“那么，你就把钱都喝光？”她大胆地质问道。

“蠢种！用不着你管，我去睡婊子！……”

他并没有去睡什么婊子，然而从此直到他死，几乎两年光景，他再也没有去管教儿子，同样也没对他开口。

他养着一条和他自个一样高大而又多毛的狗。每天进厂，狗都随后；傍晚时分，狗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来。每到休息日，符拉索夫就到酒馆里去。他一声不响地走着，用眼光扫寻着别人的脸，好像是在那找人似的。那条狗拖着长毛尾巴从早到晚地尾随其身后。他醉后回家，坐下吃晚饭，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可从来不抚弄它。晚饭后，一旦老婆不及时过来收拾碗碟，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令人忧心忡忡的声音哼唱。那悲惨难听的歌声，在他唇髭间打转，震下了粘在那上面的面包屑，他用粗大的手指捋着唇髭与胡须——自得其乐地唱个不停。那歌词别人听不懂，字音拉得倒挺长，调门儿使人联想起冬天的狼嚎。他就这样一直唱到把酒瓶喝空为止，把头伏在桌子上，或横转身子瘫倒在长凳子上，一直昏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

那条狗也躺在了他的身边。

他是得疝气病死的。他在临死前的五天，浑身发黑，双眼紧闭，咬住牙齿，在床上乱滚，不断地向老婆说：

“给我拿点耗子药来，把我毒死就得了……”

医生告诉他要用粥治疗，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当日就得把

他送进医院。

“滚你妈的——我自己会死！……蠢种！”米哈依尔声音暗哑地骂着。

他老婆在医生走之后，流着泪劝他动手术，但他却捏起拳头唬她，叫道：

“我好了——对你没益处！”

早上，正当汽笛叫唤着人们上工的时刻，他死了。躺进棺材，他张着大嘴巴，可眉毛却怒气冲冲地紧紧锁着。

他的老婆、儿子、狗，以及因做绒被工厂开除的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诃夫，同几个工人区的乞丐，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老婆低声地哭了不大一会儿。巴威尔却一点都没有哭。在路上，碰着棺材的人们，都停住脚画着十字，互相地谈论着：

“那个人死了，从此彼拉盖雅可以放心啦……”

有些人更正似的说：

“不是死了，就是公毙了……”

埋下棺材以后，人们都走开了。那条狗还呆在那儿，坐在新坟的泥土下面，默不作声地嗅了许久。又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

三

父亲死后还不到两个礼拜，在一个休息日，巴威尔·符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到家。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门边的墙角里，像他父亲那样攥着拳头一边在桌子上敲打着，一边呼喊他的母亲。

“拿饭来！”

母亲走近他的身边，和他并排拥抱，轻轻地把他的头搂入自己怀里坐下。然而他却用手推着母亲的肩反抗着，嘴中叫喊道：

“妈妈——快些吧！……”

“你这个傻孩子！”母亲制住他的反抗，悲伤又温柔地说道。

“还有——我要抽烟，把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喊叫着。

这是他第一次喝酒。伏特加使他全身疲软无力，他并没失去知觉，他在脑袋里不断地涌出一类问题：

“喝醉了吗？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让他感到惭愧。她眼睛里充满着悲哀，令他的心灵倍受感动。他想哭，为了要抑止住这种想法的冲动，他故意装出比刚才更厉害的醉态。

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的蓬乱的头发，静静地说：

“这事不是你应当做的……”

他呕吐起来了。

经过强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放到床上，把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逐渐地醒过酒来，全身都好像随波逐浪似的在那儿摇荡不停。眼皮觉得很重，嘴里觉得有一种无名的苦味，满脑子胡乱地想着。他从睫毛之间望着母亲宽大的脸：

“看来，对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啥，而且却觉得恶心好似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飘来了母亲柔和的声音。

“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你妈妈吗？”

他紧闭双眼说：

“大家全都喝酒……”

母亲喟然长叹，他说得不错。她自己明白，除了去酒店，人们再没有别的地方可消遣了。但是，她仍然说：

“但是你不要喝！该你喝的那份，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他叫我受苦可受够了……你可怜可怜你妈妈，好不好？”

听着这悲伤而温和的话，巴威尔想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好像不存在她这个人似的，她老是沉默着，一天到晚地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儿就要挨打。巴威尔由于不愿和他父亲见面，最近很少在家，因而和母亲也有些疏远，现在，他仔细地望着她，逐渐地清醒过来。

她长得很高，略微驼背，被长期劳作同丈夫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毫无声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仿佛总是担心会撞着什么。她的脸盘很大，呈椭圆形，在上面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有一双工人区大部分女人所共有的不安而又哀愁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右眉上面有一块非常明显的伤痕，因此眉毛略微有点往上吊，看过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银丝缕缕，悲哀和柔顺显露于她的全身。沿着她的两颊，泪珠儿慢慢地滑下来。

“别哭！”儿子平静地说道。“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拿点冰水来吧……”

但是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她低下头看着他，站了一会儿，手里的杯子就有点颤抖了，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她把杯子放在桌上，默跪在圣像的前面。

从玻璃窗外突然传来醉鬼的吵闹声。手风琴在秋天薄暮的潮润空气里，响起来了，气氛一片平和。有人大声唱着，同样也有人骂着下流话，焦躁疲惫的女人发出惊惶的叫声。

在符拉索夫家，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妥了，并且和工人区其它各家比有点不同。

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尽头，是在一条通往池塘的、不高却很陡峭的坡路旁边。屋子的三分之一是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出来的母亲的小卧室，剩下来的，是一所有两扇窗子的四方形房间，一边放着巴威尔的床，门口放着几把桌椅和两个凳子、衣柜，橱上放着一面小镜，除此而外；还有衣箱、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张圣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

年轻人所需要的全部，巴威尔都有了：有胸甲的衬衫，手风琴，漂亮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他都买了。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每当假日，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胃痛、头痛，脸色苍白，无精打采。

有一次，母亲问道他：

“怎么样？晚上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忧郁焦躁的口气回答：

“闷得要死啦！不如去钓鱼呢，或者——去买上一支猎枪。”

他对工作很热心，既不偷懒，也不犯规。

他沉默寡言，和母亲一样有一对大大的碧眼，老是不满地望着什么。他既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但很显然他离开了一般人所走的旧路：晚会不常去了，休息日往往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回家时候并没有喝醉。

母亲很留心地注意他的行动，觉得儿子眼神越来越严厉，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地变尖了，嘴唇总是紧闭着，他仿佛是在对什么事生闷气，又好似有什么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

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愉快。她能发现，他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游向什么地方，这在她心中又引发了一种茫然的忧虑。

“巴甫鲁沙！你身体不舒服吗？”她有时候问他。

“不，我很好！”他回答道。

“瘦多了！”她叹息似地说。

他开始拿些书回来，悄悄用功，读过的书，立刻藏起来。有时候，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录些什么，写在单页纸上，写好以后，就藏起来……

母子之间不常谈话，碰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响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以后出去，又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独自一人长时间地看书。在休息日，他总是很早就出去，直到夜深人静时才回到家。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看戏，可奇怪的是城里从来没一个人来看他。

这样的日子渐渐地过去了，她发现得儿子的话愈来愈少了，同时，她而又感到他的话里，添上了许多她听不懂的新字眼，从他嘴里找不到那些她所听惯了的粗暴和凶狠的话。在他的行为举止方面，也

增添了许多让她注意的小细节：他戒除了喜爱漂亮的习惯，对身体和衣着的干净却更加注重了，他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加矫健，更加洒脱，他的外表也更朴实、柔和了——这一切都惹起他母亲焦虑不安的关心。他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有新的变化：有空他就扫房间地板，每当假日亲自整顿自己的床铺。总之，他是在努力地减轻母亲的生活负担。在工人区谁也不会这么做……

有一次，他拿回了一张上面有三个人的图画，把它悬挂在了墙上。他们正一边说话，一边轻快而亲热地交谈起来。

“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玛乌司去。”巴威尔这样介绍道。

母亲极喜欢这张画，但是她心想：

“一方面尊敬基督，而另一方面却不到教堂里去……”

在那个木匠朋友替他作的书架上，书逐渐地堆积起来，房间也收拾得使人感到舒服。他对她说话时用“您”，称呼她“妈妈”，有时他突然用温柔的声音对她说：

“喂，妈妈，我可能回来晚一些，请您不要操心……”

这种态度让她高兴起来，从他的话里，她能感觉到一种认真而又踏实的东西。

但是，她的不安仍是与日俱增。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不安不仅没有解除，反而更加厉害地搅动了她的心，她心中涌起一种非同寻常的猜测。偶尔，母亲对儿子觉得不满起来。她想：

“别人都那样，可他却像个和尚。他老成得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时不时地，她又想到：

“或许他结识了什么姑娘了吧？”

然而，和姑娘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可他呢，简直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了母亲。

就这样，一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个年头。这期间的生活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同与日俱增的担忧，日子过得奇妙而沉默。

四

有一天，巴威尔吃过晚饭后，放下窗帘，坐在屋的一角，把洋铁灯挂在头顶的墙壁上面，开始看书。母亲收拾好碗碟，走出厨房，小心翼翼地走近他的身边。他抬起了头，疑惑不解地看了看母亲的脸。

“没什么，巴沙！我就是这样！”她似乎很难为情地皱着眉头匆忙地说着，走了出去。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洗净双后之后满腹心事地又走近他的身旁。

“我想问你一句话，”她冷静地说，“你老是看些什么？”

他把书合上。

“妈妈，请您坐下来……”

母亲笨重地与他并排坐了下来。她仿佛是在期盼着什么重大事件似的，挺直了身子，竖起了耳朵。

巴威尔并不盯着母亲，他显然用一种让人感到森严可怕的低声说道：

“我在看禁书，因为在这些书里有生活的真理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我们看的理由……这些书都是偷着出版的，如果别人知道了我有这种禁书，我肯定会坐牢不可。因为我要知道真理，就得叫我坐牢，你明白了吗？”

突然，她觉得呼吸困难起来，瞪大了双眼望着儿子，觉得他好像是一个陌生的人。他的声音有些不同了——低沉、有力而响亮。他用手指捻着细柔的唇髭，故意做鬼脸并抬起眼睛盯着屋角。她替儿子害怕，而且感到可怜。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巴沙？”她说道。

他扭转头来，瞅着母亲，低声地回答说：

“我要懂得真理。”

他的声音很低，但很坚定，眼里闪射出执拗的光亮。

母亲内心里开始明白她的儿子已经永远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又可怕的东西了。在她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遭遇是不可避免的，她早已惯于不加思索地顺从一些事情。可现在，从她充满了忧伤而痛苦的心里，无法找出什么可以说的话来，她只有静静地暗自哭泣。

“不要哭了。”巴威尔温存地低声说，可是她却觉得他是和她告别。

“请你想一想，咱们过得是什么日子？妈妈你已经四十岁了——难道有过一天的好日子吗？爸爸时常打你——我现在才明白，爸爸是在你身上发泄他生活中的痛苦。这种痛苦压在他的背上，可爸爸却不知道，这种痛苦到底是从何方来的。爸爸做了三十年的工，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进厂干活了，现在，都已有七栋厂房了！”

她听着他的话觉得可怕，可还是耐心地听着，儿子的眼睛明丽地放着光芒。他把胸口抵住桌子，由于靠近他的母亲，直望着她满脸的泪水，第一次说出了他所能理解的真理。他用青年人的全部力量，用那种由于有了知识而自豪地、神圣地信仰真理的学生般热情，讲出了他明白的一切——他这些话与其说是说给母亲听，还不如说是对自己作一次考查。有时，想不出更合适的话，他便住口片刻，在自己面前，他看到了那张悲哀的脸和饱含泪水的双眼闪出更昏暗光泽。

她的眼睛隐含着惶惑和恐怖。他可怜起母亲来，他重新开始说话，但是这次谈的却是关于母亲自身，关于母亲的生活了。

“妈妈记得有过什么高兴的事情？”他问道，“在过去的生活中，有没有值得您纪念的事情呢？”

她听了这些，悲伤地摇着头，同时，在心里感受到了一种夹杂悲喜的从未有过的情调。这种情调温和地抚慰着她那颗千疮百孔的心灵。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谈她自身，谈她的个人生活；这些话在她心里引起了早已谈忘的模糊体验，轻轻地吹燃了已熄灭的对生活茫然不满的感情——这是早年青春的感情和体验。关于人生，她同女伴们曾经聊过，长时间地聊过，很仔细地聊过，但她们大家——连她自己在内——谁也说不清楚人生为什么如此艰难困苦，只是埋怨。可是，

现在她的儿子正坐在她的面前，他的眼睛、面孔，乃至他所说的一切——都触动自己的心灵，充满了对儿子的自豪，因为儿子能够正确地理解母亲的生活，说出她的苦恼，怜惜她，疼爱她。

做母亲的素来没人怜惜，这是她知道的。儿子所说的真实情景，为她所熟知。女人生活的一切都是悲伤的，在她胸膛里，无限的感触轻轻地颤动起来。有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爱抚更令她温暖。

“那么，你打算怎样呢？”母亲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我要学习，然后我再教其他人。我们工人一定要学习不可。我们必须明晓，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何这么苦痛？”

他总是认真而严厉的那双眼睛此时竟变得这样柔和与亲切，令她非常高兴。在她两颊的皱纹里虽然还有眼泪颤动，但她的嘴唇上已经露出了温馨而满足的笑意。在她心里，为儿子能够把人生的悲苦看得如此明晰和彻底而感到自豪。这样的两种心情，有所不同和变化。可是，她还是不能无视儿子的青春，还是不能无视儿子决心个人站起来反抗大家（连她也在内）所习惯的生活，不能忘却她儿子异于常人的谈话，她很愿向他说：

“好孩子！你能干出点什么名堂来呢？”

可是她又怕这样会妨碍她对儿子的欣赏，他在她面前忽然变得这样聪明，尽管对她来说有点陌生感。

巴威尔看到了他母亲嘴唇上的微笑、脸上专注的神情以及眼里的爱慕，认为已经使她了解自己的真理，因此，年轻人所具备的那种对自己说服力的自豪感，更加增强了他心中阵阵涌起的自信和满足。

他谈得兴奋起来，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常常从话里流露出憎恶之情。母亲听见这种高谈阔论，又不由地惊慌摇起头来，急忙问儿子：

“是真的吗？巴沙。”

“真的！”他坚定地回答。

他向她谈起了那些想为大家做好事而在民众中间撒播真理种子的人们，但是生活的敌人却因而把这些人当作兽类似的捕捉、监禁、充当苦役……